

政治家 与政治家艺术

(下)

高民政 陈苏军 编著



时事出版社

政治家与政治家艺术

(下)

高民政 陈苏军 编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家与政治家艺术/高民政、陈苏军编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3

ISBN 7-80009-755-2

I. 政… II. ①高… ②陈… III. 政治学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754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spublish.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875 字数: 58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上、下册)

政治家的婚恋艺术

如果说人们对政治家的职业生活——公共生活的关注是必须的而且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对政治家职业之外的生活——私人生活的关心，则不仅是有趣的，或许也是有益的。

在政治家的私生活中，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人云：“大欲所存，大道生焉。”追求美丽纯真的爱情，向往美满的婚姻，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是人类的天性。政治家也是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爱情和婚姻、家庭的需要。而且中国自古就有“英雄难过美人关”之说，政治家无疑是政坛英雄，因此政治家们演绎的“英雄与美人”的故事也同样美丽动人。但他们又不同于普通人，他们大多手

握权杖，始终生活在公众瞩目的视野中。也就是说，因为政治的公共属性，他们的一切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也都和公共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再自由！如何处理好个人爱情、婚姻、家庭与所从事的政治职业的关系，也就成了政治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家的恋爱、婚姻、家庭处理得好，“鱼和熊掌兼得焉”，处理不好，将“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无需苛求什么，也无需哀叹什么，在分与合、悲与欢的问题上，我们无需驻足停留太多。政治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有他们自己酸甜苦辣的感受，有他们自己才可能咀嚼出的“高处不胜寒”。我们只需要耐心欣赏他们的情史就足够了。也许谢幕之后，你就会有许多的感慨，几分的庆幸，或许还有了多多少少的几分理解和宽容，说不定呢！

美国公民关注 总统的私生活

美国公民十分关注总统的私生活。美联社记者凯文·高尔文 1998 年 9 月 14 日就曾发过一篇题为《当政治家的私生活仅仅属于个人时》的文章，对信息时代与美国总统的私生活作了分析。

克林顿的处境与肯尼迪和杰斐逊不同，他的总统职位岌岌可危。这充分说明，我们目前处在顷刻即能获知信息的时代，社会生活与私生活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总统的性生活：从开国元勋到比尔·克林顿》一书的作者韦斯利·哈古德说：“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拥有即刻发布消息的媒体。托马斯·杰斐逊当然无需应付这种东西。另外，也没有特别检察官紧跟在身后监视他。”

哈古德说，问题并不在于美国人在道德上变得更加拘谨，而在于有了因特网和 24 小时广播的电视新闻，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变得处处可见。他说：“这其中的部分总是在于它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同它打交道。”同“它”打交道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撇开作伪证的问题不管，甚至在性解放之后，许多美国人也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可能对婚外的风流韵事撒谎。

乔治敦大学语言学专家、《好争论的文化》一书作者德

博拉·坦嫩说：“性是一种有趣的东西，因为它不是犯罪，但却又是不可接受的。”坦嫩说，技术已使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另外，她说，公开对话中越来越强的敌对语气也有影响。在上一代人的社会里，人们把政治家的私生活仅仅视而不见为属于个人的私生活。新闻界有一句老话说，政治家在私生活中的行为只有在影响他对公事的处理之后才成为新闻。

肯尼迪沉溺女色如今已成为稗官野史；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与战争年代为他开车的凯·萨默斯比发生了浪漫的恋情；林登·约翰逊到处拈花惹草；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与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出外旅行时去世的；吉米·卡特则把色欲压抑在心底；格罗弗·克利夫兰和安德鲁·杰克逊在竞选总统期间被指控在两性关系方面有失当行为。但无论是克利夫兰有一个私生女的消息，还是杰克逊在妻子尚未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时就与其结合的指控，都未能起任何阻止他们就任总统的决定性作用。

再回顾得更远一些，当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反对杰斐逊的出版商传播诋毁他的言辞，说杰斐逊与他的一个女奴长期保持暧昧关系时，杰斐逊拒绝公开作答，因为他不想给谣言火上加油。这段关系至今仍是学者们激烈争论的话题。杰斐逊不必担心突然间任何美国人只需按一个键就都能读他的性生活中的色情细节。

哈古德在他的书中提到，珍妮弗·弗劳尔斯对她与克林顿的风流韵事的叙述事实上是因循一个古老的传统：克利夫兰、沃伦·哈定、艾森豪威尔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情妇都曾撰写过回忆录。

但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是他们在担任总统期间披露出来的。那是一个没有 24 小时播放新闻、也没有要求设立独立检察官的法律的时代。

坦嫩说：“电视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媒体。它把人们带进了你的家中，候选人如果能以亲近的方式同公众联系，就能打动公众。”

其他文化力量也有影响。坦嫩在美国看到了她称之为“好争论的文化”的现象。记者在急切地寻求独家新闻的同时，常常未能把他们采访的主题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之中去观看，而政治家日益只致力于给对手沉重的打击，让他们俯首称臣。

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性生活方面的过失看来也许是对付一位政治家的致命武器，更不用说那些有关他滥用职权和作伪证的指控了。但坦嫩对这些指控表示怀疑，她说：“根据法律的定义，你要么是犯了法，要么没有犯。但人们会区别对待。有许多人感到，在性的问题上撒谎是常见的，也是可以原谅的。”

法国人尊重政治家的私生活

与美国有所不同，法国人习惯于尊重政治家的私生活。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说，世界上对美国克林顿总统的私



生活的直言不讳现象在法国几乎只会引起怀疑或惊愕。法国人已习惯于以平静的态度对待王室人士及共和国领导人荒唐的放荡行为。长期以来，法国人就养成了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习惯，认为政治家们的私生活与他们在公共场所的活动毫无关系。即使在政治家们的私人“秘密”明显有可能影响到他们执行公务的情况下，泄漏他们的私人“秘密”也常常会使人们很反感。在人们的心目中，政治家们的私人“秘密”与他们的公务活动是两回事，二者是泾渭分明的。

1991年，米歇尔·罗卡尔主动打破了禁忌。法国的这位前总理在同《问题》周刊记者谈话时透露了自己的离婚问题，末了他还说：“我相信我们的报界。我们有幸没有那种把政治家的私生活炒得火热的美国综合症。”

1994年11月，《巴黎竞赛画报》周刊报道了密特朗有一个私生女儿一事。于是许多人起来谴责这种刺探政治家私生活的行为。1996年1月11日，密特朗的那个私生女儿出现在他的葬礼上，所有的法国人都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情景，多数人十分感动。这表明，法国人并不愿意把世俗的道德和职业公德混为一谈。

政治家与女性

在政治家的私生活中，最有趣的事往往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几乎每一位政坛人物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一大串与女性

相关的故事。

美国流传一则笑话，说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希拉里驾车到加油站加油。加油站老板扬手欢迎总统夫人：“你好！近来怎样？好久没见到你了。”“这是谁？”总统问道。“吉米·布朗。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曾爱过我，中学毕业后向我求过婚。”克林顿嘿嘿一笑，对希拉里说：“谢天谢地，幸亏你看上了我，否则坐在总统车上的就是他和你，给汽车加油的就是我了。”

这则笑话虽是虚构，但并非无故编造。当然，不能夸大其词，说克林顿总统是希拉里造就的，但克林顿之所以能成为美国头号人物，希拉里确实功不可没。她与克林顿一道参加总统竞选，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为丈夫摇旗呐喊。她同丈夫成双出入，每当克林顿发表演讲，她那端庄的神态、优雅的服饰、机敏的头脑、女性特有的化解矛盾的技能，总能深深地吸引听众。

拉普斯基 1996 年 4 月 17 日在《俄罗斯报》发表的《大政治家背后的女性》一文，就此大发感慨。在西方国家，大政治家的妻子帮助丈夫争夺积分，用家庭琐事提高丈夫威望或有意渲染丈夫的嗜好等现象已司空见惯。例如，德国人人皆知，对科尔总理及其夫人汉内洛雷来说，厨房就像画室一样，是一个创作场所。他俩还出版了一本自编的烹饪书。一个有小小烹饪嗜好的政治强人，如何能不博得人们的喜爱呢？

乾隆痴迷香妃

乾隆与香妃的故事，清代乾隆年间传诵一时。近代诗人杨圻（1875—1941年）曾写过关于香妃的长诗《天山曲》，全诗长1932字，为此前诗家所未有，较《孔雀东南飞》还多167字。杨圻对清代宫中故事很熟悉，还写过《香妃外传》。琼瑶女士写的《还珠格格》中的香妃主要取材于《香妃外传》。郭延礼的文章为我们考证了乾隆痴迷香妃的故事。

据《香妃外传》一书说，香妃原为清代回疆回王波罗尼多（即大和卓木）的妃子，“有殊色，不假薰沐，身有异香”。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大小和卓木战败，巴达克山酋长将香妃献至京师，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赏赐珠玉金帛无数。但香妃并不领情，帝欲纳之，香妃不允。乾隆将其册封为祥妃（按祥、香音近，故称之）。某日，帝幸其宫，香妃以匕首自卫，未能侵犯。乾隆温存相问，妃一语不答。香妃数次想刺皇帝，以左右护卫紧严，不得手。香妃视其难达目的，又图自杀，卫士夺其刀。于是内宫惊恐，皇太后听后十分忧虑，戒帝入其宫。并说：“彼既不屈，何不杀而成其志？”乾隆虽知其不可屈，但难以忘情，不忍杀害，仍笑容相待。香妃居京久，思念故乡，与她的两个随侍丫环灵芸和花蕊（均维女），于宫中宛转长啼，哀动众宫妃。乾隆闻之伤心，为香妃建回营，寺宇街市，皆仿回部都邑，以随香

妃入关的回部驻扎，又令香妃的父母来京同住，筑望乡楼（后改名为宝月楼），以解香妃思乡之忧。但乾隆的良苦用心，均无济于事，香妃仍郁郁寡欢。

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 年）冬至，皇帝有事外出，皇太后密召香妃，温语问其愿，并劝其侍奉皇帝。香妃不拜，从容自陈：“亡国妇人，心死久矣，愿殉故主（即其丈夫大和卓木），不愿富贵，因求死。”太后潸然泪下，悯其志，从香妃所请，乃赐其死。香妃闻命欣喜，跪拜谢太后恩，遂以尺帛缢死于慈宁宫之西厢。后妃宫人，无不流涕。宫中有太监速报乾隆。帝急回宫，至慈宁宫，门紧闭，不能入，后来门启而妃气已绝。乾隆为此哀悼不快者累月。帝哀妃烈，传命以回妃礼归葬西域，圆其梦，遂其志。香妃墓至今仍在喀什噶尔（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东北，俗称“香娘娘坟”。

曹操与女人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旧社会里，淫虐与暴戾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女人特别是美女的命运大体是两种：被淫与被杀。曹操比起那些残暴的帝王来，对待女性，多少还把她们当人，不是单纯地当成淫虐的对象。舒展先生就曹操与女人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其分析和观点颇有见地，相信很多人都会对其研究成果感兴趣的。



曹操五十六岁功业大成之时，在临漳（今河北省内）西南的邺城建造了一片宫城。高树环抱，近水依山，气魄宏大，金碧辉煌，古名之为“三台”（即金虎、冰井与铜雀的合称）。其中铜雀台，相当于今天的十三层楼的高度，楼顶上铸造了舒翼奋势若飞动的巨大铜雀。楼内畜养着一大批供曹操寻欢作乐的婢妾和歌妓。享用的规格，远远超过了汉献帝。这一年，他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自白书——《明本志令》，其中讲道：“待我死后，婢妾歌妓都应当嫁出去让她们向世人宣扬我的思想。”

中年时的曹操，对女人的态度，一方面大量占有供他自娱；另一方面开明豁达，毫无汉代留下的“三从四德”的腐臭气。刚住进铜雀台，就想到了他死后的散伙，不失为大家气派。但是，曹操到了老年（六十六岁）的遗嘱里，这种大家气派就消失了。他说：十年来，婢妾歌妓很勤苦，我死后，让她们继续住在铜雀台里，好好待承，到了每月的初一、十五，要为我奏乐歌舞，登上铜雀台瞻望我的陵墓。我遗下的熏香，不要用来祭祀，可分发给诸位夫人。各宫房里的女人们没事做，可以学着纺织丝带和鞋子之类的手工艺品拿出去卖。我一生做官所得的绶带要继续保存。至于衣物和皮裘，也要另外放好，或者由你们兄弟们分掉吧。此说《遗令》有证，原来让女人们出嫁的话头，提也不提，却想令她们下海搞商品经济，以维护他的亡灵。

曹操对女人的矛盾变化，极其本色，非常真实。有通达大度的人情味，又有世俗小器的眷恋感。这才是曹操驾驭人生、顾盼人生的自画像。

晋代的大才子陆机从王室藏书阁里发现了曹操的这一

《遗令》，感慨万分，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以后，晚唐的罗隐，南宋的刘子……后世的许多诗人，都曾就曹操对女人的难分难舍大发悲叹：“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连身后熏香的分配，歌妓的营生都如此牵肠挂肚，你这英雄比起世俗常人来，又高明多少呢）呜呼——铜雀台已荡然无存矣！一代雄才，你到底是想得开呢，还是想不开呢？

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如果我们要求曹操像曹雪芹那样生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高洁思想，那叫做非历史主义。我们只能从曹操对待女性有哪些新旧思想感情来评价其人。

不论是曹操死后让女人们改嫁，还是让女人们下海，比起史不绝书的以女人为人殉的残忍作法，毕竟是一大进步。比起令女人们为之终身守节，也是思想上的一大解放。或问：为何不将女人们从铜雀台内解放出来呢？可能是曹操与她们十年相处，产生了感情。作为一个通脱浪漫的大诗人，对女色没一点真爱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根据大观园里众丫环最畏惧的处罚就是：“打发出去配人”，便不难推测铜雀台女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生活能力。恰似长久关在笼里的金丝雀，你把她放飞到野外，也可能像晴雯那样难以存活。

孙权乃曹公时代人，他麾下的一员大将陈武跟随他打合肥时战死，孙权命令杀掉爱妾为陈武殉葬。相比之下，曹操对女人的态度要宽容多了。

曹操立为王后的是卞夫人。她原是个歌舞妓，二十岁被曹操收纳为妾。结发妻丁夫人被废之后，卞遂成为正室。曹丕、曹彰、曹植、曹熊诸子皆卞氏所生。杨修被曹操杀害，

卞氏曾致函杨的家属表示慰问。曹操能够把一个歌舞妓出身的女人立为王后，而且终身相伴，配合默契，也算难能可贵的。曹操在征宛城时，将张绣的婶子邹氏收纳为妾；破冀州时，曹丕将袁绍的二儿媳甄氏收纳为妻；战乱中，将敌方美女据为己有，在那年头，乃中外寻常事也。彼得大帝占有了女俘虏叶卡捷林娜（后成为俄国女皇）；拿破仑占有了贵族夫人约瑟芬（后成为皇后）。曹丕掠袁熙之妻为己有，甄氏还当上了皇后为他生了魏明帝。不论中外，生活的激流常常会冲破道德规范的窠臼，赤裸裸表现出男人的好色本性。

曹操在对女人方面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大好事，就是派使者至南匈奴以金璧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是东汉辞赋家蔡邕（书法也精妙）的女儿，青年时夫亡寡居，战乱中被南匈奴军虏去，处异地十二年（生二子）。曹操对这位大文人的后代（蔡邕无子）非常器重，使之重嫁给屯田都尉董祀。蔡文姬整理缮写亡父的作品四百多篇。使《述行赋》这样伟大的作品得以流传。曹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女性人才，允其再嫁，这在东汉末年无疑是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的一次重大冲击。其思想影响，已经超出了笼络士人的政治范畴。作为当时最有权威的鼎臣，曹操对文姬不论从动机或效果看，都是值得称赞的；恐怕不是出于与其父蔡邕在文学、音乐和官场上的知交故旧这些私人方面的原因，效果恐怕也不仅限于政治方面的影响。

舒展先生不反对文艺作品在文姬归汉的佳话上颂扬曹操的远见卓识，但也不赞成对曹操搞隐恶扬善的全面肯定。曹操毕竟是封建谋略家，即令是对女人，也不能不服从他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对付政敌，不论男女，曹操绝无人道可言。

董承拟诛曹操之谋泄露，全家被操杀害，董承的妹妹董贵人（《演义》作贵妃）已怀孕五个月，皇帝请求赦免，曹操不准，被勒死。伏皇后与其父伏完密谋诛曹操事泄，被诛灭三族，伏皇后被幽禁致死，两个皇子也被鸩杀。

曹操对于乐妓姬妾宠爱备至，但有个前提：必须乖乖地侍候，稍不逊就被杀掉。有一次，曹操睡午觉，命身边宠妾到某时辰叫醒他；当时辰到时，宠妾见曹丞相睡得正熟，没叫醒他。等曹操醒来，立即将这个宠妾用乱棍打死了。还有个既会唱又会演奏的女妓，对曹操不那么驯服，奉承较差，曹操就想杀掉她；但一时又找不出一个嗓音超过这个乐妓的人。于是挑选了一百个人来学声乐；不久，在百人中果然出现一个与那个乐妓差不多好的来填补空缺，那向不驯服的乐妓当即被杀掉了。由此可见，铜雀台里歌舞妓的欢笑、勤苦和百般温顺千种风情是怎么来的。

曹操成为魏公之后，把自己的年岁稍长的两个女儿献给皇上，第三个女儿等成年之后也要随后奉上。伏皇后被害，二女儿曹节就成了皇后，曹操又兼任汉献帝的岳父，于是曹操所有的女儿都成了公主，这可以说是曹操把女儿为政治服务所得到的报偿吧。

曹操妻妾成群，乐妓成队，但仍不满足。除了占有张绣的婢娘邹氏，他还从关羽手中强占了美女杜氏。《新民晚报》副刊曾发过一篇《关羽好色》之文，以后又受到反诘。我们有理由更信服张亚新先生力作《曹操大传》（中国文学出版社）中考证的事实。曹操同刘备攻下邳，关公想请示曹操让他娶适度方秦宜禄妻子杜氏。曹操没表态，心想杜氏说不定是个美女吧！下邳陷落，曹操亲眼看到杜氏之后断然决定：



“关羽您靠边吧，我先受用了！”另一位美人是魏晋玄学贵无论的创始人何晏的母亲尹夫人，她是何进的儿媳，何进被宦官杀死后，曹操任司空（仅次于丞相监察百官的职务）时，将尹夫人据为己有，何晏成了曹操的养子。难怪后人以打油诗曰：“自古英雄皆好色，不好色者非英雄。”问题在于怎么个好法。见了美女，人人爱悦观赏之可也；不管合不合法理道德，一概据为己有，那么曹操岂不成了西门庆的祖师爷么？在私有制社会，权势欲和情欲，总是瞄准女人进行争夺，每当权力与财产进行再分配的时刻，女人，特别是美女，必然成为再分配中比权力更诱人，比财产更珍贵的获得对象。这种时刻往往发生在战乱之日，发生在高层权力没有制约或监督之时。曹操打了三十多年仗，他的权力连皇帝也望尘莫及，因此曹操喜爱女色的本性就用不着顾忌和掩饰了。

政治家与妻子

不知是自己吃过妻子的亏，还是看到别人吃了妻子的亏，意大利前总统佩尔蒂尼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政治家的妻子对他们的丈夫来说往往是一大祸害！”理论来自实践。对佩尔蒂尼的政治实践我们不甚了了，不知他的这段话可有痛心疾首的家事佐证。佩氏的言论且不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对各地各级政治人物多